

散文 佳作 楊諺珽

筆名/Forward

個人簡介：國立臺北教育大學語文與創作學系四年級

曾獲東華奇萊文學獎、後山文學獎。

相信生命是由無從選擇和無數選擇累積而成。

〈走馬〉

一切由溫度起始。春夏交界的夜不特別炎悶或寒冷，更多時候充斥季節換替所產生的波動漣漪，清白，些微地鼓譟時間的長河。我搭上細瑣年月基底的一葉扁舟，滑過暗潮洶湧與無可避免的碰壁，最終來到寬廣靜謐的湖面，仍不願就此沉入夢境。搬家前一晚，過了子時，我遲遲未把牆上的明信片拆下來。

我傾靠單人床與白牆形成的直角平面，發楞似地看著花岡石磚上一個又一個封膠的紙箱，以及用黑色大塑膠袋罩住的可拆式衣櫥。此刻，我的身體充滿大大小小的通道，各種聲響在其中流動。我聽得見所有事物進入心裡的声音，知道它們什麼時候進來、什麼時候離開，但從來無法阻止。一系列的信號巨大而令人感到沒來由的慌亂，就在我受不了欲起身移動時，我聽見筆電傳來女歌手渾厚、帶有滄桑歷練的嗓音。

送給你，當作在這最後一晚的安眠曲，坐在灰色靠椅上的她說道。頃時，空間、氣味、音樂，三者揉合成專屬個人的版圖，記憶開始拼裝，必須熟習每個缺口和傾斜的角度，尋求鎖孔般的吻合，方能進入自己裡面。我延續靠牆的動作，閉上眼，放鬆全身的氣力，當回憶有了輪廓後，所有細節變得奇異而遙遠，卻又十分靠近我位處的時間軸。

麟光站的下一站是六張犁，再來是科技大樓，國北教要在這裡下車。剛落腳台北時我總喃喃覆誦上下學的捷運路線，將地圖捏在手掌心，不小心遺忘時攤開指脈，便能建構出系統性的軌道。捷運直直地前行，然後彎曲，經過甬穴的期間適合小眯幾眼，或是吐出蟒蛇般長的一口呵欠，等到迎來大把的日光，脫胎換骨，將會抵達目的地。然而數日後，我俐落地轉換乘車工具，搭上和平幹線公車，用縮減交通時間換取更多的睡眠。彼時的我，對於距離仍是懵懂的初學者，慣於把自己安置在一個空容器內，填裝所能吸納的語言句型，詩性或是散化，更多時候生活予以我的是一系列未解的文言體，於是我劃清能夠抵達的區塊，用旋轉蠟筆標示艱澀難懂的字詞，其餘的就是城外的事了。沒錯，剛來到都市的鄉下孩子如井底的青蛙，以為抬頭便仰望了整個世界，只是內聚焦視角之外，那高聳的城市建築是許多異鄉人的外顯指標。遠看，不定期抬頭查看它明滅的燈光，如同遙望天邊的一顆北極星，指涉、象徵著難以抵達，也建構出日夜歸返的一種儀式。

從一處搬遷至另一處，打包行李、裝箱，並產生延遲，這樣的過程總是帶有難以言喻的沉寂與背棄。割捨、檢視，像是整理自己的遺物，房間裏頭進行著僅

有我一人的告別式。用第二雙眼看著房間的物件慢慢被掏空，一箱又一箱積於房外，隔著一面牆，望眼欲穿，滿是生活的痕跡。接著，搬運員就會爬上五樓，馱負我成長之重量，以陌生的掌紋扶著它們充滿皺摺的背脊，然後開著裝有棚子的卡車，駛往我全然陌生的地方。但事實上一切只發生到半途，仍有路尚未通往。今夜還沒結束。

當女歌手唱道：「散了後我醒了，醒了、醒了。」我發現自己彷彿逐水草而居的游牧民族，將浮光的流動、城市的縮影視為必定流失且無法久駐的存在，收攏記憶毛邊，源頭盤根錯節，連自己也弄不清，是欲維持現狀還是告別以往。我感覺心中某處隱隱地下陷——那個飄雨的夜晚，那座小公園，那道伶仃身影。有那麼一剎那，我意識到自己正在「道別」，不是向過去，也非未來，我必須跨越這個瞬間，就是這瞬間，或許它正引領我接受什麼、抗拒什麼，甚至，發現什麼。

哲學家說，存在先於本質，每個人都是存在於某個特定的處境中，然後通過自己的選擇成為擁有某種本質的人。談及本質，在一堂文學理論課學到，在場的不斷「延異」使物體的命名沒有所謂終止的指喻，通過無窮的撒播與溢散，物體的本質形成一種飄忽、永遠無法被歸類完全的狀態。

事實上，我不太懂深刻的文學理論，我只知道，人由無數選擇積累而成，也被無數選擇限制而形成差異。若我以過去肯定現在，那麼是否，我也間接否定了沒有被選擇的自己？

然而面對匱乏的方式只是拆解，承認自己是可拆式的衣櫥，到哪處都能生根、成長，晾掛一個一個走散的背影，不用多久便能曬乾，適應那些沒有的日子。約是離開麟光一年後，透過 Google Map 的衛星影像，我得知那座公園已被建築工業佔據，人工的痕跡覆蓋自然的茂盛，也將我無數個夜晚，累積在那的眼淚一併掩埋了。如今，當然已無法弄清每道淚水的源頭，只知道日子像海，記不住所有的潮起潮落和丟擲的石子，就得翻捲、打散，蕩漾一簇簇雪花。日子也是船舶，總會有港灣形塑安置情感的空間，空間會喚醒記憶，而記憶會凝縮成數道光點，在需要的時候翻翻成蝶，飛進肉眼能直視的方位，尋找蜜點。當風簌地遠去了意識，我終得揉揉眼，將時間交還過去，睜開雙眸，回到我六坪大小的房間。

好也在壞也在，萬般皆在。有一陣子，淚水難免會隨著命運的聲音，不經意汨瀉出來。在意的不免俗是身體與心靈的平衡，課業與社團，肩負活動的職位與晚班的餐飲工讀。每一次，從積習的準則中觀察、確認自己的位置，學習如何承擔，如何嚥下旁人的輕忽、漠視，再從中衍生自我和煩惱。吐吸種種語言和對話，組織，也再次經由反芻的過程重構現實與理想之間的差異。大多時候我是沉默的旅人，不停地前往與離開，看著黃昏毀滅，灑滿酒的釀香，望著明月懸盪，倒進白開水般的清澈。在注視與不被注視之間，我輕輕地走入時間。

那時打工結束，我經常在末班捷運前，手甩黑色肩包，遊走光復南路和忠孝東路，戴上耳機，隨機播放歌曲，搭配柏油路遺留的水漬，一拍、兩拍……四拍

地踩著日常規範。想像自己為透明的他者，翻越重重山巒，眺望憂傷般浮起的靜默稜線，猶如觀看自己的血痕那樣，難免會有銳利的時刻，因為沒有他者，自我意義的崩塌和重建就不會產生。光點搖晃，夜以不可思議的速度吞噬遠方的摩天大樓。霧氣迷濛，剛下完雨的城洗去匆忙的步調，將視線放慢、放寬，建築物好似鏡花水月，虛幻而使我無法轉移目光。即便褪色，仍確實存在。

抵達麟光捷運站後，我朝著邊陲散開的林園前行，收起耳機，聆聽叢叢葉草中，一陣又一陣的蛙鳴與蟲聲。我想起東部的家。位於山腳下，對面的一片樹林，雨後也經常傳來這樣的聲響。夜間之於那些小動物和昆蟲是什麼？闌黑的環境下，血液中埋藏的思念種子，繾綣地跟隨牠們此起彼落的騷動，回到已被度量的歸宿。萬物沉睡之際，我關上房門，整個人就會變成一座安穩的山。

在和平東路三段的巷弄中，一間位於五樓的雅房，我有能力成為一堵牆，所有物事滲進體內，就此形成我的一部分。只要貼有一張明信片，溫度便得以穩定下來——瞬間與永恆，汰換和創造往往同時發生。我想所謂的誠實不是去信仰浮誇的，對未來的荒誕想像，而是專注於當下對自身的拓荒，檢視並承認自己內在的荒裸：我擁有得太少，只有一顆鼓譟的心和一副軀殼能與世界交易。與成長交易。然而當我環顧周遭，空間、氣味、音樂，加上人物，四者揉合成專屬個人的版圖，我發現我這個容器早已不再空空如也。

我擁有得那麼多，是那麼多。

我的記憶其實狹隘得可憐，只能以站在城市路中央的視角切取兩側景物片狀的意義。蟄伏於一個角落，享受也承接破碎記憶獨有的，錯雜的陳舊哀豔及溫柔，而訴說或敘寫，去揀選表述的語詞，都是在構築自己的口吻，掌握自己的發言權。我無法攜帶整屋子的拓印，它們本該平息於一瞬一念，在時間的銀河裡，無非只是一個短暫的片刻。或許話語在說出口時便已消殞，但它一定在某個地方，不曾離去。世界會以安靜的姿態，久久與我相望。

可能再等一下就要天亮了。遁入夢境之前，我會小心翼翼地拆卸用紙膠帶黏著的一張張照片，並且將它們覆貼於另一面牆。如此回首來時路，向他人提及過去，帶著既陌生又熟悉的口吻，遺棄，也檢回仿若走馬看花的步伐，盛大抑或低調，探索狀態時會像浪一樣，徒勞地反覆拍打，憑藉某種未知的引力，試圖抵達更遠的地方。

「你就在對岸走得好慢……」女歌手唱的你是她自己還是另有所指，以及，對岸究竟在哪處？我是快睡著了，比起清醒，假寐與現實之間的拉鋸更顯得清晰。一切太過清晰。恍然間，我用指尖掃過明信片，如同撥動吉他的弦，如飛鳥規律地振翅而飛，叼走一大片天空的廣袤，我於此逗留，於此傾躺。我把躁動放在未知，為還能夠凝視每分每秒而感到寬慰。

音律或字已然沉澱。我聽見自己囁語喃喃：走嗎、走吧。一切由歌聲結止，誕生與死亡持續詠唱，直到天明，直到路蔓延成一座座想念，穿越我，在道別和相遇的間隙中，我將再次睜開眼睛。

=====

評語

宇文正 老師：

搬家前環視生活過的足跡，回首來到台北求學的經歷與成長，從空氣裡的溫度、觸感娓娓道來，樹林裡的聲響、氣味，安定了躁動的心。文字舒緩從容，氣質優雅。